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比如一次活动、一个日子、一张照片……

一位老工会主席的情怀

□韩国光 文/图

潘老两年多没来了，但我总觉得那走路缓缓熟悉的脚步声，就在不远的地方。

回想起来，我和他已相识很久了。1985年的时候，建委工会从我们水厂借调一人去帮忙，可巧单位就推荐了我。当时建委工会的潘卓夫主席五十四五岁，穿着一内里有羊毛掉了一个纽扣的布袄子，他不爱说话，埋头写材料时一坐就两三个小时。他听说我喜欢写点新闻稿件，便介绍我认识了报社的秦宜民老师。更记得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办公室烧开水，不慎把电水壶芯子烧裂了。我见潘主席进门时，很是紧张，潘主席见了笑着说：不怪你，我先前写材料时也烧坏过电水壶芯子。你可能又琢磨稿子了，等会我让马师傅拿去配去。

潘主席平和宽容的几句话，让我记住了他多年。直到2004年，平头百姓的我在离他家不远处摆了一个小摊，才有幸又接触到他。他的穿着依然朴素，冬天似乎还穿着20年前的那件旧袄子。只是下身穿的更笨壮了，肥肥的羽绒裤内衬有拉毛裤子等。他的耳朵明显得背了，我和他说话时需要贴得很近，有时甚至要

用笔写给他看。那段时日，我和他谈的话题多是做小生意的。他问我每天能挣多少钱？我说有时还可以。“可以就好。”这是他常鼓励我的话。

2008年秋天，我家中突发了一件事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那年10月，我78岁的父亲一夜间乘鹤离去了。过后有月把时间，潘老到我摊前时，我看着他不由地更想起了父亲。我捂着一汪泪水低下头去，他劝导我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人迟早都要走这一步的，虽说你爸走的急了些，但最终也没受大罪，你要想开点……”其后，我的手机经常收到他关心我的短信息，渐渐地我和他似乎成了父子般的朋友。

有一次，他有20多天没有发短信息来，我不放心地给他家打了电话（他耳朵背听不见手机声）。他老伴说，老头子的气管炎又犯了，他去医院吊水了。一个近80岁的老人，去医院方便吗，我骑车赶到那里，他已往家走了。还有一次，潘老到我那玩，发现我的手非常吃力地写着字，便问我，这大拇指怎么肿得这么厉害。“骑车摔的。”“到

医院检查了吗？”他又说：“不能大意呀，不然拇指残了就麻烦了。”接着，他从家里拿来两盒消炎药，非要陪我去医院拍个片子。

2010年10月的一天，不常打电话的潘老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发个传真。他说近日整夜睡不着觉，先前认识外地的一位中医，想请中医给开些药吃。我骑车到了他家楼下，走路没劲的潘老要我骑车带他一起去发病情。我反复提醒他要坐稳了，别栽下了。这样，在复印店里接收了对方传来的药方，我又把他送了回去。

之后，潘老失眠仍很严重，夜夜不能入睡，病中急躁的他叫我带他去某医院治疗，我扶着他来回坐公交车开一种药。其后他发来短信说：“现在睡眠好多了，可就是咳嗽不止……”我回复说：“您注意保暖，慢慢来吧。”

不想没过几日，潘老便舍我而去了。那时，我心里就跟痛失父亲一样难受。出殡那天，我没有亲自送行，只站在凛冽的风雪中，在他家楼下的马路边，默默向他鞠了一躬……

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图片故事

革命老前辈 鞭策我前行

□宋浴光

2004年4月23日，王府井书店在全市举办了一场“我与王府井书店”的征文活动，我写的征文获得了主办方的认可。受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小型征文作者见面会。那天，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李放。老人告诉我，他16岁参加革命，现在的名字就是那时候改的，离休前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老人夸奖我征文文章写得好，鼓励我在今后的人生之路上，还要多读书，读好书。

1939年，16岁的李放参加革命工作，17岁入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的初期阶段，革命形势和对敌斗争都很严峻。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缓解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积极的经济自救活动，发展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老人对我说：“当时我就在合作社工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改善生活。由于敌人的封锁，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地方销售，于是合作社帮群众找出路，通过有组织的输入、输出等商业活动方式，使农民群众免受中间剥削，保障了群众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和土特产品的推销。”



李放爷爷对我说：“那时的工作离不开群众，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只有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才能如鱼得水。”李爷爷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刚一离休就马上赶赴当年的抗日根据地，找到当年自己的堡垒户，畅叙亲情。我从他那慈祥的目光中，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祖国，对人民真挚的热爱之情。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在读书方面有了心得体会，或李爷爷又参加了新的社会公益活动，我们都会互通消息，畅叙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李放爷爷成为了北京市最高龄的奥运会志愿者。85岁的老人与青年志愿者一起捡拾垃圾，清理环境，维持交通秩序，在大街上巡逻。当我从电视上看到李爷爷一家四代人，代表北京市民，同奥运村村长一起为“如意”揭幕，向奥运村及运动员送祝福时，心中充满由衷的喜悦和敬佩之情。

一晃10年过去了，李放爷爷的为人处世，以及他以为社会服务为荣、为群众服务快乐的精神，始终鼓励鞭策着我在人生的大路上一路前行。

■午报情缘

看劳动午报 学新闻写作

□范纪萍 文/图

转眼间，《劳动午报》即将迎来22岁生日，22年来，我与劳动午报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

22年前，初学新闻写作的我，一点基础都没有，只是看着报纸“照葫芦画瓢”，虽然给报社投稿也不少，但变成铅字的却没几篇，而自己却不知个中原因。恰恰此时，认识了刚刚复刊的《北京工人报》，通过参加通讯员培训班，报社编辑、记者给我们讲解了新闻写作的基础知识、如何拍好新闻照片，以及基层通讯员在撰写新闻稿件和投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误区等等，使我受益匪浅。

我将这些新闻写作知识进行认真归纳整理，并用于自己的写作、拍照实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写的《丰台机务段为职工家庭保险》、《丰台机务段安全生产2000天》、《“毛泽东号”机车安全运行600万公里》等相继见报，



极大鼓舞了我的写作热情。

进入2000年，《北京工人报》改名为现在的《劳动午报》，为了适应现代报纸“短、平、快”的需求，提高自己的新闻写作和采访水平，我开始学着和报社记者一起采访，一起写稿，很是奏效。一有新闻线索，第一时间给午报拨打热线电话，和报社记者一起到现场采访、拍照，并先后采写了《没有“身份”的人生》、《老北京城砖现身丰台货场》、《长辛店居民呼吁保留“老北京记忆”》等有分量的稿件，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回想几年来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点点滴滴都离不开《劳动午报》对我的关爱，是《劳动午报》教会了我写作、教会了我关注社会，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伴随着午报的再次改版，我看好《劳动午报》。午报是我师，我是午报友。